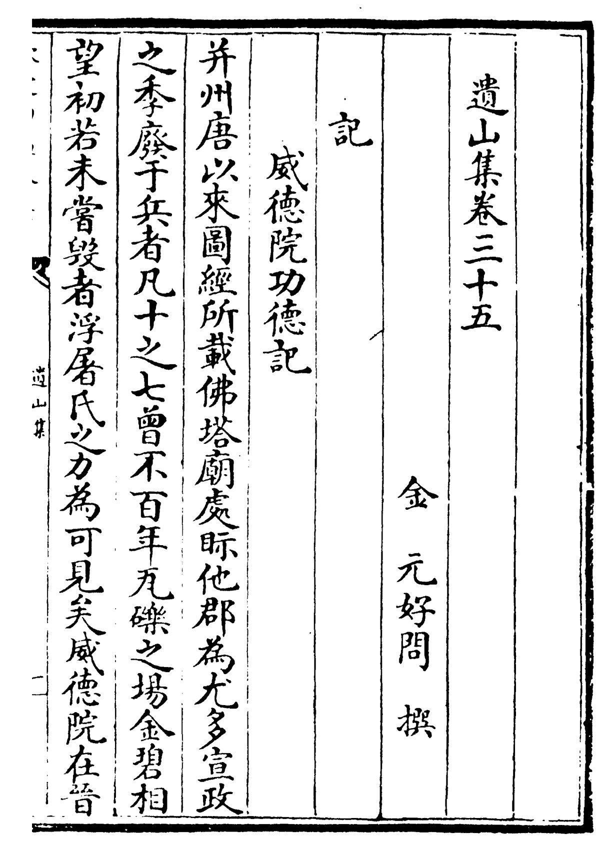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覧本

集部



遺山集卷三十五

金 元好問 撰

記

威德院功德記

并州唐以來圖經所載佛塔廟處眎他郡為尤多宣政之季廢于兵者凡十之七曾不百年瓦礫之場金碧相望初若未嘗毀者浮屠氏之力為可見矣威德院在晉

陽白馬川之清寧社治平二年賜名國朝皇統初里耆老殷元命梵嚴寺僧善信及其徒真果主之寺之廢久矣柱礎之外無復餘物真稍葺堂屋以居大定中真之徒明玘嗣院事頗以寺基迫隘爲嫌行視寺後平崖其上可剗治乃乞地于韓順家而得之凡役工五千有奇而寺加廣實倡于韓厚而僧因爲之勤也玘初刺華嚴經本數年迨是而成因大作水陸以新經千部施且燒二指爲供誠意堅苦爲人感動韓厚者與其屬更爲起

東西堂繪像備焉寺外直汾流爲木石橋以便往來然後寺事成兕爲予言如此且彊予記之兕今老矣予嘗見其持律嚴入理深護念所業如捍頭目蓋人有不可及者每竊嘆焉浮屠氏之入中國千百年其間繼廢而漸興稍微而更熾者豈無由而然天下凡幾寺寺凡幾僧以鄉觀鄉未必皆超然可以爲人天師也唯其生死一節彊不可奪小大一志牢不可破故無幽而不窮無高而不登無堅而不攻雖時有齟齬要其終則莫不沛

然如湍流之破隄防一放而莫之禦也道則異術也教則異習也梯空接虛入神出天與吾姬孔氏至列爲三家儒衣冠之子孫有奔走而從之者況乎誘庸俗而役之以爲區區之塔廟豈不謦咳嚬呻之頃而得之噫使吾聖人之門有若信若果若因若把者旦旦如是世世又如是就不能推明大道卓如日月之明至於一畝之宮亦何遽有鞠爲園蔬之嘆乎吾于是乎有感

竹林禪院記

竹林寺在永寧之白馬原其初為佛屋居人以修香火之供既廢矣鄉豪麻昌及其族弟玊稍完葺之以龍門僧廣居焉廣解梁人自言白雲杲之徒居而安之即以興造自任興定中請于縣官得今名乃為殿為堂為門為齋廚為庫廐凡三年而寺事備南原當大川之陰壤地衍沃分流交貫嘉木高陰良穀美稷號稱河南竒社而寺居其上游東望女几地位尊大居然有岳鎮之舊偎麓刧立莫可梯接仙人諸峯頗行而前如進而侍如

退而聽如敬而慕如畏而服重岡復嶺脉絡下屬至白馬則千仞突起朗出天外儼然一敵國之不可犯金門烏啄奔走來會小山纍纍如祖龍之石隨鞭而東雲烟杳靄濃淡覆露朝𡨋夕靡萬景岔入廣一攬而洛西之勝盡萃嘗嘆焉佛法之入中國至梁而后大至唐而后固寺無定區僧無限員四方萬里根結盤互地窮天下之選寺當民居之半而其傳特未空也予行天下多矣自承平時通都大州若民居若官寺初未有閎麗偉絶

之觀至于公宮侯第世俗所謂動心而駭目者校之傳記所傳曾不能前世十分之一南渡以來尤以營建為重百司之治或僑寓於編户細民之間佛之徒則不然以為佛功德海大矣非盡大地為塔廟則不足以報稱故誕幻之所駭堅苦之所動冥報之所讋後福之所徼意有所嚮羣起而赴之富者以貲工者以巧壯者以力咄嗟顧眄化草萊為金碧撞鐘擊鼓列坐而食見于百家之聚者乃如此其説曰以力言者佛為大國次之吁

可諒哉正大庚辰予閒居空空廣因進士康國仲寧以記請仲寧為予言廣業而專心通且喜從吾屬游其進也有足與之者因為記其事并著予之所以感四月望日前內鄉縣令元某記

少林藥局記

少林英禪師為余言昔青州辯公初開堂仰山自山下十五里負米以給大衆其後得知醫者新公度為僧俾主藥局仍不許出子錢致贏餘恐以利心而妨道業新

歿繼以其子能二十年間齋厨仰給而病者亦安之故百年以來諸禪刹之有藥局自青州始興定末東林隆住少林檀施有以白金為百年齋者自冠彥温而下百家圖為悠久計乃復用青州故事取世所必用療疾之功博者百餘方以為藥使病者自擇焉僧德僧浹靖深而周密又廉于財衆請主之故少林之有藥局自東林隆始局事之備迨于三年矣予幸以文記之予以為醫難事也自岐黃盧扁之書而下其說累數十萬言皆典

雅淵奥本于大道之説究乎死生之際儒者不暇讀庸人不解讀世之學者非不藝專而業恒至終其身有不免為粗工者其可為難矣佛之徒方以禪定為習于世間法皆以為害道而不敢為間有言醫者特儒者之談禪爾有能了知味因斷除病本如子之書所為大醫王者乎謂之專則不可也勞則辭久則厭不合則離泛然而來悠然而往其視粥魚齋果如傳舍中物而不留顧其肯老歲月于參术間乎謂之恒則亦不可也不恒不

專取未必甚解而付之司命之事病者何賴焉故康者取之付一而有餘治藥不得不良十愈一人千愈百人蓋猶有所望也貪者為之乾沒而不定治藥不必皆良蛇床而當蘼蕪薺苨而亂人參昌陽而進豨苓飛廉而用馬薊佐使之異用畏惡之相攻其禍可勝言哉古語有之良醫之不能以無藥愈疾猶良將之不能以無兵而制敵也兵有形有形則易見善用之者能以殺人者生人藥之性難窮難窮則不善用之者反以生人者殺

人可不懼哉今予則不然若德若浹之實與廉皆選之十百輩有不可得者子固得所任矣時節州土無不適其當炮炙生熟無不極其性德與浹固亦盡其伎矣雖然吾恐他日有不善其後者出人將曰藥局之壞自某人始未必不以予為知言也故備述之使來者監觀焉

壽聖禪寺功德記

萬壽長老僧洪倪暨予皆河東人今年夏予來燕城知師主壽聖也將往過之師遣侍者致參承云三四年以

來常欲走書幣太原有請于吾子幸今至矣我駕于我可乎予欣然從之他日問所求師曰無他惟丐文以記寺事耳請具道所以然蓋此寺即崇孝道場之佛位崇孝在大定明昌間堂宇百楹食指以千記義學諸師迭主講席神州天府非無聞刹擬量人境或自視缺然自遭離兵變城邑廢毀僊佛所廬僅有存者崇孝佛位掃地而盡獨曹王所建舍利塔巋然而已荊棘瓦礫虵䖍來舍如是十數年無留眄者有大檀越劉師彰之夫人

鄭氏篤于奉佛憫福地之久廢也顧為興起之且其伯男子有慶狹幼長明誓徒佛陀以為歸宿乃捐奩中物直百千金者令報心寺提點僧潤共為營度潤資性堅忍有立事之望初起大殿築室其旁以為釋子棲息之地此寺之初基也歲丙午禪律諸人猥以第一代見請俔不敏洒掃于此者十寒暑矣今廊廡廚厨下迨庫廄粗有處所而其大較出於鄭之喜捨潤之力贊者為多初慶事寮休大士聰聰為撥記有根塵有礙僧寶可依

挽迴佛日暗室生輝之語以倪覩之豈寥休以鄭哀其子之廢不暇他及顧力雖堅法施未溥故就其聲聞狹劣而言之耶所以者何我以大堅固力起妙莊嚴聚化朽壞而金碧奮翬户而騫飛煥若神明頓還舊觀于我法中塔廟所在即為有佛望之而塵勞破即之而智慧生耳目見聞方有是理夫刦濁諸生積為黑暗叢林之所障蔽如今以百千日熾盛光而照臨之顧豈以一室生白而為究竟哉况乎天雲借潤展庭三請昔而崇孝

今別為壽聖美鳳諾錫之美稱龍光廓其徧照工資神壇之護中寓華封之祝金輪四照與天無極豈惟佛子之所贊嘆乃至齋鼓粥魚亦皆以一音演說固可以著金石垂永久時節因緣緊吾子是待幸有以贊就之予捧手曰有是哉興建本末當如師所請若佛法則師當為予說而予不當為師說異時有大居士文章翰墨如竹谿党公者出必能以華嚴偈重宣此義云師道行清實臨事詳雅初受具王山參枝足清和尚閒萬松道價

褁糧千里以巾侍自誓松一見即以座元處之承事十五年備極勞苦他人無與比者出世住萬壽荒廢以久無幾何為之一新之戒大會雖出于國力所以成勝緣者師有力焉年月日元某記

興福禪院功德記

興福禪院在登封醴泉鄉之西保其初檀越郜智進買地于蔣整家築佛屋其上請少室清凉僧淨文居之正大中以恩例得今名自是土木有加焉予居崧前往來

清涼如吾家别業自第一代琇公而下若草堂德山王
通西溪相與相之徒顯靖雋諸人皆有道行可紀故嘗
稱述之予赴召京師適與顯偕智進來謁文以記此寺
經度之始予諾之然以趣裝未暇也是後得官東南迄
未嘗不往來于心也丁酉之秋見淨文于山陽葢自河
南歷大名東平訪予而及之謂予言喪亂後兩寺幸存
千里之來尚欲成諸師之志以無忘鄧氏耳予欣焉為

記之且告之曰清凉在兩山間初無所知名特以名德所在故齋鼓粥魚之聲殷然山谷間至今為崧前名刹境用人勝真不虛語今興福與子俱脫兵刼于丈雖不足傳乃得之十五年之後而二千里之遠以子之書言之似不偶然者子勉之又安知他日子之所成就不及向上諸人而興福之壯且麗不為清凉之殷然乎子勉之九月晦日河東元某記

龍門川大清安禪寺碑

皇帝新即大位大行臺龍門公首膺分陝之命思所以
修光寵廣睿澤以祈天永命者乃詣闕拜章請以鄉郡
武川之清安寺為僧衆祝嚴之所事聞制書賜可且命
蠲復以優之先是公之娣壻宣差提領郭侯秀從軍而
南得釋氏繪像二十餘幅於宛丘相好備具有顧陸之
妙郭侯晨夕香火奉於家庭公亦嘗瞻禮焉顧謂郭言
國恩天大物無以稱惟有歸命佛乘仰求慈蔭異時當
特建精舍承事此像以致臣子區區之情亦以伸昊天

罔極之報歲丙申秋偕大覺長老僧志奧歷武川之安都郭侯時在行中申理前説安都實公別墅旁近二三里所有寺曰正覺頹獘已久無從補葺且岡阜散走將非安集之地西北數百舉武三松在焉陽崦回合面勢平遠泉流交貫林本蓊映層巒複嶺奔走來赴萬象森然與意匠俱會一顧盻之頃而天趣頓新公欣然樂之營建之意遂定以郭侯之發其端也就命董其役其構所擬跬步之地牽從後直得之中命漆水公具疏請大覺住持共為經度

乃以丁酉秋庀徒蒇事土木皆作公首捐萬金以供凡百之費起佛祖大殿即松爲寺庭法堂丈室丹碧相望乃至安禪有寮會食有筵齋厨庫廐以次而具盖規撫仰山而差減殺焉漆水公慕說勝緣復以爲題牓龍跳虎卧雲烟動色後五年大覺退席復以禪師德善繼之提點相秀曰有什一之助鄉縣借力竭蹷從事故衆務畢辦道場峻潔四衆安穩粥魚齋鼓殷殷然川谷間清安遂爲燕北名刹恩綸寵異實權輿于此竊唯達人大

觀通天地人為一體人於天地間又同之同者也元首股肱古有成說若民吾同胞則至道學家乃發之是故君有輔相裁成之道臣有幹蠱用譽之責而民亦有職焉特張顧待哺而求飽爾古之任天下之重者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内之溝中譬之羣飲一人向隅而泣滿堂為之不樂此特為名教言至於瞿曇氏之說又有甚焉者一人之身以三世之身為身一心所念以萬生所念為念至於沙河法界雖仇敵怨惡

品彚殊絶悉以大悲智而饒益之道量宏闊願力堅固力雖不足而心則百之有為煩惱賊所娆者我願為法城塹有為險惡道所梗者我願為究竟伴有為長夜暗而閡者我願為光明炬有為生死海所溺者我願為大法船若大尊師大醫王徼利可施無念不在在世諦中容有同異其惻隠之實亦不可誣也惟公歴事三朝再秉鈞軸本諸仁以内養發於誠而外見吾儒之兼善内教之利它皆得之性分自然廓而充之有不期合而合

者叅事業之既殺極材量之所至必有深畧遠圖尊主庇民躋之仁壽之域又何直莊嚴佛土一端而已哉行臺叅佐諸公以寺記見屬故樂爲之書若夫有開必先千載而一臣能歸美而報其上君能下下以成其志炳耀乎典册揄揚乎雅頌當有鴻儒碩生秉筆以竢豈草茅賤士所得而議之故今所述直以謹歲月云耳

忻州天慶觀重建功德記

吾州跨西岡而城而岡占城之半是爲九龍之原檀弓

志晉大夫之葬直謂之九原水經說滹沱經九原城北流此其地也岡勢突起下瞰井邑民居官府率無以稱故作州者以廟學道院佛寺鎮之道院舊傳為唐七聖觀葢天寶八年玄宗親謁大清宫上聖祖玄元皇帝尊號為聖祖大道玄元皇帝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帝皆加大聖皇帝之號州郡立紫微宫畫玄元像事之五帝則列侍左右杜工部冬日洛城北謁玄元廟詩有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五聖聯龍衮千官列鴈行之

句為可考也七聖云者必增入玄宗肅宗父子乃得為七是則此觀其起于代宗朝乎玄元大殿規制宏敞而古意猶在知其爲數百年物至以魯靈光比之玄元像則摶土刻木所成巍然尊大極天人之相耆舊謂出于神人之手宜不妄也按玄宗起紫微宮天下所同而此州不得獨有七聖觀果嘗以七聖為額是斥名矣是以七聖為斷矣有國者率用萬世自期尚肯以七為斷乎意其本名紫微流俗以七聖尊像所在輙改名之耳舊

門題曰紫微為可見矣其後觀有白鶴之異復改白鶴觀圖經無所見惟石晉天福二年木土慕容增葺之書于版記者如此大中祥符二年詔郡國立天慶觀故白鶴又改馮天水氏以軒轅為祖起祠殿于玄元之左撤太倉而立之號曰明慶堂宇亭榭齋廚廊廡過唐舊之半見于都官員外郎知州事冉宗閔明慶殿記及著作郎知平遥縣事權通判杜岐公衍列仙亭題詠者如此宣和末金兵入郡境並東城而南觀以不廢承平之久道

化大行土木之役歲月不絶迨貞祐之亂遂掃地矣宣撫使劉公易起殿于明慶之故基而州將樊侯天勝力復𤣥元之舊此興復之大凡也歲庚戌春二月予還自鎮州管内道士王守冲謂予言兵荒之後吾所居無尺木寸甓之餘先師撥土立之計所成不能前世百分之一而吾師弟子之心力盡矣先師留語以觀記屬吾子幸吾子不讓予私竊慨嘆于年運而往矣其所經見亦已多矣曩予嬰年先大夫挈之四方十八乃一歸始聞鄉

里談天慶異事每歲二月望道家以為真元節云是玄元誕彌之日及其期有鶴降此殿多至十數少不下三二州人習以為常皆先期延望刺史約先見者有朋樽之賜鶴既至翔舞階庭了不驚異黃冠千里來會者項背相望如是三日乃罷從是予兩見之特亂後鶴乃不至耳此觀既經累朝崇飾他道院莫與為比位置爽塏曠若人表高齋坐嘯可以盡山川之勝古木敷映窓戶幽邃屏障几席翦焉無埃塵岐公白子西之詩髙司戶

子丈之筆札孫内翰國鎮之文往往在人口傳知雄水壁極風濤起伏之變有蜀兩孫之風張永淳天蓬四聖毛髮生動威重可怖號為河東名筆皆游人過客之顧見者食指既衆以高業見稱者行輩相及而王姓為多宋中葉有王尊師洞謙王道判洞真百年以來老師王治淳度王大用大用度王志常志常度守冲老師年八十衣冠狀貌無蔬食誦經山林枯悴之態每杖屨出游路人為之斂容加敬大用器量不凡所與游皆州里名

勝志常出農家十六七許時牧牛田間遇異人挈之而行一日至天壇之陽臺宮後八年來歸父母驚喜疑其死而復活遂度為道士氣質渾厚真受道之器年近九十以去冬留頌而逝皆予所接見者也因為守冲言子之居人境俱勝異事又多垂示永久宜無不可令紫微劉君歷六百甲子道行淳篤神觀開朗予方質以所聞謏新興方志子之師不以屬筆且當志之况于平生之言乃為記其事且為長謠以招鶴命篇使并刻之以

爲真元故事其辭曰

胎仙之來兮馭者誰金枝翠蕤光陸離來幾時兮倏上馳渺翩翩兮烟景微藐姑射兮玉雪肌物不疵癘兮年不饑憣然棄我兮我疇依去家千年兮丁令威去何速兮來何遲予鄉里兮今是非玄元之祠兮松十圍蒿蓬金碧兮更換移南枝越鳥兮安故棲子獨無情兮憺忘歸趣雲裝兮莫予違明年真元兮與子期

太古觀記

全真師郝君初自寧海來趙州坐州南石梁下六年妊壻郭長倩為真定少尹過州問知師處率家人致謁師瞑目不為荅長倩夫婦流涕而去州人始知敬之請師住真定之太古觀不之許及長倩赴召乃往居之師燕坐既久心光内映大易之學恍惚有神受之其教督嚴揮斥公人以為玄門之臨濟間一二言休咎如期而驗道價重聞達京師衛紹王崇慶初賜號廣寧全道太古真人自是四方皆以郝太古目之師東歸不五六年而

觀廢于貞祐之兵歲丁酉師之高弟范鍊師自東原來
裴回遺址有復修之意而未暇也幕府叅佐趙侯國寶
之夫人龔氏出奩中物直百金起中殿堂廡齋厨下及
用器無所不備堂衆歲費亦時給之癸卯冬予自燕都
南歸鍊師館予于慶源道院為予言龔今殁矣致力於
吾門者宜不可忘子幸以文記之往予小功凡寂然亦
為全真道予嘗問子之道奈何寂然舉女几野人辛愿
敬之之言曰全真家其謙遜似儒其堅苦似墨其修習

似禪其塊然無營又似夫為渾沌氏之術者予北渡後從鍊師游既久益以敬之之言為然是家自皇統以來起于丘劉譚馬諸師而郝君于諸師為方外眷屬今太古集所載言詞往往深入理窟其以古道自任有不可誣者世人知君之道蓋寡冀特女士乃能知之至捐所甚愛為起庭宇治場圃若營其居室然者豈以名取之乎冀氏龍山大族女士京甫之伯姨鍊師說其誠實知義理中歲授道書即有所得其尊師重道益有所本云

紫微觀記

東平左副元帥趙侯之太夫人既老矣即棄家為全真師師鄆人普惠大師張志剛居冠氏之洞清庵庵之制初亦甚陋乞名于丘尊師改號紫微觀趙侯為之起殿閣立堂宇至于齋厨庫厩所以奉其親于家者無不備歲乙巳九月落成請予記其事予為之說云古之隱君子學道之士為多居山林木食澗飲槁項黄馘自放于方之外若滘翁河上丈人之流後世或附之黄老家數

以為列仙陶隱居冠謙之以來此風故在也杜光庭在蜀以周靈王太子晉為王建鼻祖乃踵開元故事追崇玉晨君以配混元上德之號置階品立範儀號稱神仙官府虛荒誕幻莫可致詰二三百年之間至宣政之季而其敝極黄冠之流官給命書以散郎與大夫之目循歷資級無別省寺凡冥報之所警後福之所開則視桑門所前有者而例舉之始欲為高而終為高所累始欲為怪而卒為怪所溺其徒有高舉遠引者亦厭而去之

故自放于方之外者猶一二見焉貞元正隆以來又有全真家之教咸陽人王中孚倡之譚馬丘劉諸人和之本于淵靜之說而無黄冠禳禬之妄參以禪定之習而無頭陀縛律之苦畊田鑿井從身以自養推有餘以及之人視世間擾擾者差若省便然故墮竊之人翕然從之南際淮北至朔漠西向秦東向海山林城市廬舍相望什百為偶甲乙授受牢不可破上之人亦嘗懼其有張角斗米之變著令以止絶之當時將相大臣有為主

張者故已絶而復存稍微而更熾五七十年以來益不可復動矣貞祐喪亂之後蕩然無紀綱文章蚩蚩之民靡所趣向為之教者獨是家而已今河朔之人什二為所陷没無淵静之習無禪定之業所謂舉桑門以自例者則兼有之望宣政之季猒而去之之事且不可見況附于黄老家數以為列僊者其可得乎嗚呼先哲王之道中邦之正掃地之日久矣是家何為者乃人敬而家事之殆攻刼爭奪之際天以神道設教以弭勇鬬嗜殺

者之心耶抑三綱五常將遂湮滅顛倒錯亂人與物胥而為一也不然則盛衰消長有數存焉于其間亦難于為言也已侯名天錫字受之崇儒重道出于天性雖在軍旅而文史未嘗去手常與奉天楊煥然讀徂徠石君唐鑑至論釋老家慨然以為知言決非漫為風俗所移者是觀之作特以養志云年月日河東人元某記

朝元觀記

歲丁未春二月梁鍊師辦疑過新興踵門為予言初國

兵以庚辰冬攻破絳陽及解梁屬邑思問僑寓雲朔間當是時崞山軍節度閻侯德剛經畫恪定境内休息頗與方外士周旋所居衛邨里白水出焉侯愛其景氣古澹有終焉之志因以清溪自號幅巾便服香火晨夕有薦思問于侯若謂有所取焉者侯即走書幣猥以賔禮見招握手而驩如平生為之闢旁近西園規作廬舍以為談經講道之所顧謂所親云他日道院成與吾松櫝相直遠不能一里所沒而有知得神游於此足致樂也

然未幾侯下世纔畢垣墉而已今師歸自朔庭悼先志未究而尚冥福之可徼也庀徒蕆事土木皆作蓋經始于庚寅之七月而斷手于明年之六月像設有殿襘有壇講授有堂賓御有次下迨門廡庫廐截然一新又參佐部曲諸人請爲侯立祠以致甘棠之思衆議思問先任安邑之朝元乃以此覯仍朝元之舊文石既具幸吾子以先友溪南辛敬之劉鄧州光甫之故而爲之記予諾之曰侯之事固樂爲道之矣予聞黄老家黜聦明

去健羨之說前賢以為大槩與易道何思何慮者合自年少氣銳者覩之往往以墮𡗿不振為嫌及其更事既多閱得喪休戚者益熟乃稍以淡泊之言為有味迴視世好若芻豢之悅其口者或厭而唾之矣況乎執兵凶器行戰危道奮迅于風塵之隙而角逐于功名之會伏尸流血僅乃得之大方之家方以拱璧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彼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且不能湍渠一笑其下者當置之何地哉故雖文成君之豪傑一旦自

視缺然頹棄人間事絶粒輕舉以從赤松子游非自苦也惟侯知物之不可太盛知名之不可久處知權之不可不畏而退之不可不勇故慨然自拔于流俗思欲高舉遠引也如此其所之者呼吸煉化俛仰詘信以適神而養壽耳雖然上方飛舄之鳧葛坡投杖之龍世徒以神僊爲疑而物化亦自有不可窮者矣異時羽衣翩蹮過朝元之上俯華表而語留望五雲而翺翔者汝庸安知其不爲清溪翁耶令師名鎮字國安始以父任作州

既而領兵千人隷征西幕府累以戰多為大將軍所知凡萬夫長出師則命留攝軍務于太原禹都孫仲陽道風孤峻時人有玄門臨濟之目與吾辛劉交甚款辨疑其高弟云望日遺山真隱元某記

清真觀記

修武清真觀在縣北馬坊全真諸人為丘尊師之所建者太定初丘自東萊西入關隱于磻溪十數年不出天下以為有道者興陵名赴闕取道山陽愛其風土之美

裴回久之且謂其徒言在所道院武官爲之冠濵都次之聖水又次之若輩得居于此則與濵都聖水相甲乙矣諸人乃乞地于鄉豪馬子安家而得之積以歲月廬舍乃具舍旁近出大泉溉千畝稻塍蓮蕩東與蘇門接茂林修竹往往而在太行諸峯壁立千仞雲烟朝暮使人顧揖不暇考之地志葢魏晉諸賢之所樂而忘返處也大安初以恩例賜今名貞祐丙子丘命劉志敏來居劉縣人丘高弟也故聚徒至百人興定庚辰之兵艱廞

正大辛卯志敏之徒泠德明者復葺居之今所食又千指矣歳甲午予自大梁覊管聊城德明之法兄弟房志起自覃懷來介于幕府諸君請予為記房外朴而内敏質直而尚義有似夫墨名而儒實者因為次第之并著予所感焉嗚呼自神州陸沈之禍之後生聚已久而未復其半蚩蚩之與居泯泯之與徒為之教者獨全真道而已嘗試言之聖人之憂天下後世深矣百姓不可以逸居而無教故為之立四民建三綱五常士農工賈各有

業父慈子孝兄友弟敬君臣嚴夫婦順各有守乞言而有司徒仁義禮智典章法度與爲士者共守之天下之人耕而食蠶而衣養生送死而無憾粲然而有文驊然而有恩于聖人之教也若飢者之必食寒者之必衣由身而家由家而達之天下四方由不可斯須離至百世千世萬世而不可變其是之謂教而道存焉于其間傳有之天祐下民作之君作之師道之行與否皆歸之天令師徒之官與士之業廢者將三十年寒者不必衣而

飢者不必食葢理有不可曉者豈非天耶如經世書所言皇極之數王伯而降至於為兵火為血肉陽九百六適當斯時苻堅石勒大業廣明五季之亂不如是之極也人情甚不美重為風俗所移幸亂樂禍勇鬬嗜殺其勢不自相魚肉舉六合而墟之不止也丘往赴龍庭之召億兆之命懸于好生惡死之一言誠有之則雖馮瀛王之對遼主不是過從是而後黄冠之人十分天下之二聲焰隆盛鼓動海岳雖凶暴鷙悍甚愚無聞知之徒

皆卿之間化爲鋒茹毒遲迴顧眄若有物掣之而不得逞父不能召其子兄不能克其弟禮義無以制其本刑罰無以禁其末所謂全真家者乃能抹之蕩然大壞不收之後殺心熾然如大火聚力爲撲滅之嗚呼豈非天耶六月十六日前進士河東元某記

通仙觀記

直王屋縣治之北八里所其地名八仙岡丘阜連屬於華蓋峯爲近而紫豀之水所從出仙人燕君舊井在焉

開元中敕置陽臺宫以居司馬鍊師近世乃于宫之左別為通仙觀通仙觀者初為泰和道院郝志朴實居之崇慶癸酉以恩例得今名始大為崇建堂宇廊廡齋厨庫廄以次而具歷兵亂得不廢今其徒袁守素主之郝平陽人淳素有守披荆棘拾瓦礫不階一簣之助積數十寒暑而後有所就承平時朝上方者率取道於此賓客之所食息幾與陽臺等皆驩喜承事無虛過者而未嘗丐貸于富人之門人用是重之郝之後有李存道

義之義之曲沃人童幼入道通莊周列禦冠之學五經
諸子亦所涉獵妙於琴事以自娛而已或謂其於異書
有所得而不以傳也戊戌之秋予客濟上守素為予言
通仙之所度勤亦至矣不有以記之則他日莫知所從
來吾二師者亦將湮滅而無聞敢再拜以請袁往年從
予小功兄寂然授老子章句且以吾宗奉仙老師明道
為介故為記之予嘗究於神仙之說蓋人稟天地之氣
氣之清者為賢至於仙則又人之賢而清者也黃老莊

列而上不必置論如抱朴子陶貞白司馬鍊師之屬其事可考其人故在其人可想而見不謂之踔宇宙而遺俗翛翛翩翩而獨征者其可乎使仙果不可成彼稱材智絶出事物變故皆了然于胸中寧若世之昧者蔽於一曲之論徼倖萬一徒以耗壯心而老歲月乎壬辰之變人有得鍊師所藏丹訣於此山石穴中者曰真元君周覽八極天老相風后侍方明力牧常界先昌宇從六宫宫主巻以天衆會於天壇雲臺論三洞秘文普明法要

問荅已竟太一現深明輪�雲軒羽葢湍空界山川雲

日黯無晶光元真拜跪于齋壇之上晻曖之際太一與

無央仙悠隱於玄中其始末大畧如此其後記云余留

於王屋清虛洞側獲真篆仙經二品一曰元精二曰丹

華玩其真跡味其經旨乃知龍章鳳篆與世筆殊絶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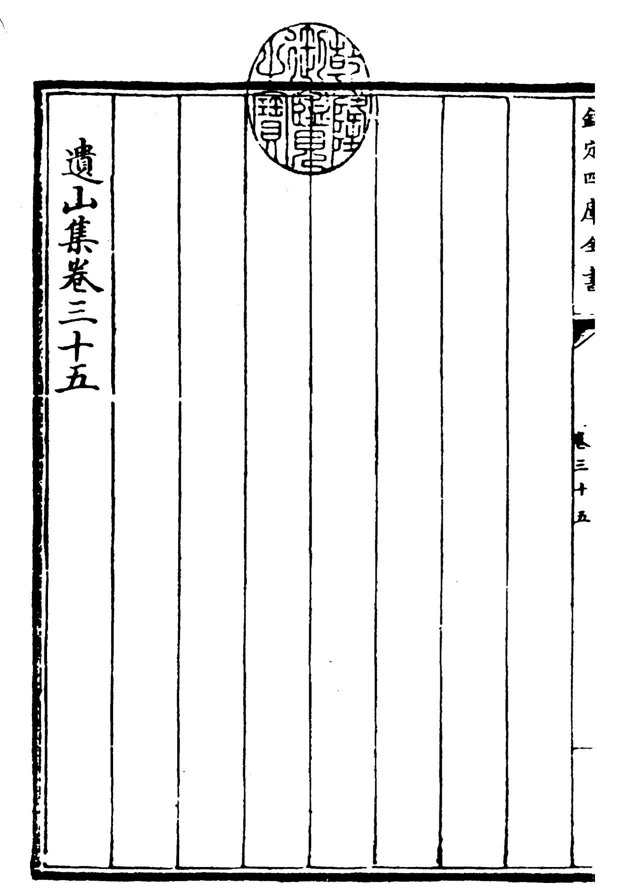
法仙經曁凡文異軫徒懐悵望深恨不覩其人然精習

彌久探賾淵微希髣髴而已又睹真皇寶籙及知上古

帝王丹寶並傳莫不遐年逮及夏禹以丹寶授益事禹

日淺民不歸益而歸啟自是帝王丹道遂止劉君而下又亡繼之者可勝悼痛維玉匱秘文流運道氣而有昇沈之期故遭遇之者誠萬世之一耳余今不敢泄漫天寶復藏之名山以俟其人此記以歲月考之知其往中巖時所藏也夫玄學之廢久矣惟玄學廢故人以學仙為疑今夫居山林棄妻子而以黃冠自名者宜若可望也然叩其中則世間事人所共知者且不能知況出世間乎倀倀之與游憒憒之為曹未嘗學而曰絕學不知

所以言而曰忘言囚首喪面敗絮自裹而曰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前所謂以俟其人者果何所俟耶抑有之而予不之見耶嗚呼靈都真境自昔閎衍博大真人之所往來乃今求自拔於流俗者而不可得於此可以觀世變矣因併及之以為素隱行怪欺世盜名者之勸十二月初吉太原人元某記



遺山集卷三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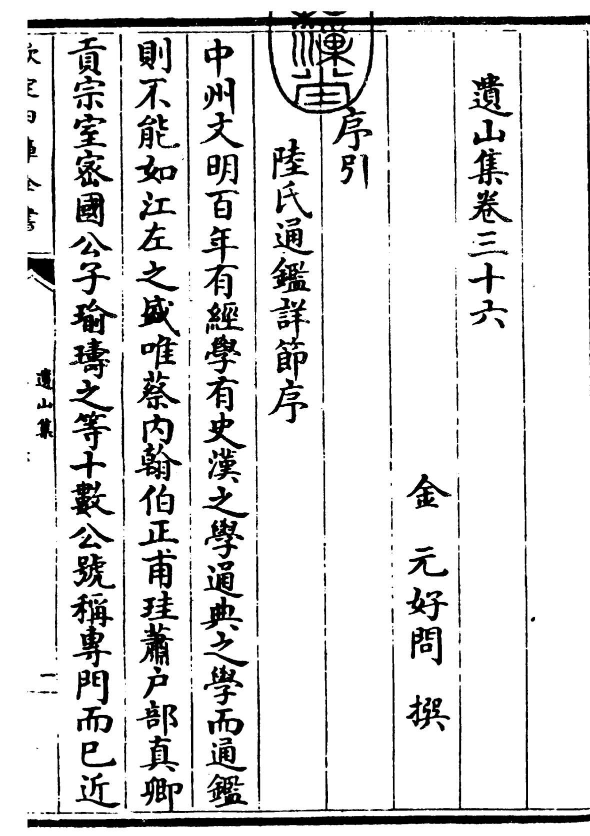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朱懷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遺山集卷三十六
　　　　　　七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遺山集卷三十六

金 元好問 撰

序引

陸氏通鑑詳節序

中州文明百年有經學有史漢之學通典之學而通鑑則不能如江左之盛唯蔡内翰伯正甫珪蕭户部真卿貢宗室密國公子瑜璹之等十數公號稱專門而已近

歲此學頗行河朔武臣宿將講說記誦有為日課者故時人稍稍效之卷帙既多艱於傳寫通都大邑好事家所藏不過三五本而止其餘願見而不可得者多矣温公修此書十五餘年雖相業未究而能成百代不刊之典以與左丘明氏並傳立功立言皆聖哲之能事在公為無憾特其傳與否繫學者幸不幸耳歷亭州將張侯晉亭知好此書取陸氏詳節且以外記及諸儒精義附益之公所載大政事大善惡備見於此益有不可勝學

者矣以爲得之易則學者衆因鋟木以傳從是而往一邑之令一州之守千人君之長若見而有所得愛而知所慕舉而措之施爲之間色於面墻之蔽張侯與有力焉侯官偏將軍佩金符食大縣萬家千頭木奴足供指使何至就楮墨工營什一耶予惜其私淑之意不白故爲道其所以然乙卯秋九月望日太原元某裕之書

杜詩學引

杜詩注六七十家發明隱奥不可謂無功至於鑿空架

虛旁引曲證鱗雜米鹽反為蕪累者亦多矣要之蜀人趙次公作證誤所得頗多託名於東坡者為最妄非託名者之過傳之者過也竊嘗謂子美之妙釋氏所謂學至於無學者耳今觀其詩如元氣淋漓隨物賦形如三江五湖合而為海浩浩瀚瀚無有涯涘如祥光慶雲千變萬化不可名狀固學者之所以動心而駭目及讀之熟求之深含咀之久則九經百氏古人之精華所以膏潤其筆端者猶可髣髴其餘韻也夫金屑丹砂芝朮參

性識者例能指名之至於合而爲劑其君臣佐使之互用甘苦酸鹹之相入有不可復以金屑丹砂芝朮參桂而名之者矣故謂杜詩爲無一字無來處亦可也謂不從古人中來亦可也前人論子美用故事有著鹽水中之喻固善矣但未知九方皐之相馬得天機於滅沒存亡之間物色牝牡人所共知者爲可略耳先東巖君有言近世唯山谷最知子美以爲今人讀杜詩至謂草木蟲魚皆有比興如試世間商度隱語然者此最學者之病

山谷之不注杜詩試取大雅堂記讀之則知此公注杜詩已竟可爲知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乙酉之夏自京師還閒居崧山因録先君子所教與聞之師友之間者爲一書名曰杜詩學子美之傳誌年譜及唐以來論子美者在焉俟兒子輩可與言當以告之而不敢以示人也六月十一日河南元某引

東坡詩雅引

五言以來六朝之謝陶唐之陳子昂韋應物柳子厚最

為近風雅自餘多以雜體為之詩之亡久矣雜體愈備則去風雅愈逺其理然也近世蘇子瞻絶愛陶柳二家極其詩之所至誠亦陶柳之亞然評者尚以其能似陶柳而不能不為風俗所移為可恨耳夫詩至於子瞻而且有不能近古之恨後人無所望矣乃作東坡詩雅目録一篇正大己丑河南元某書於内鄉劉鄧州光父之東齋

東坡樂府集選引

絳人孫安常注坡詞參以汝南文伯起小雪堂詩話刪去他人所作無愁可解之類五十六首其所是正亦無慮數十百處坡詞遂爲完本不可謂無功然尚有可論者如古岸開青葑南柯子以末後二句倒入前篇此等猶爲未盡然特其小小者耳就中野店鷄號一篇極害義理不知誰所作世人誤爲東坡而小說家又以神宗之言實之云神宗聞此詞不能平乃貶坡黄州且言教蘇某閒處袖手看朕與王安石治天下安常不能辨徂

收之集中如當時共客長安似二陸初來倶妙年有胸中萬卷筆頭千字致君堯舜此書何難用舍由時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閒處看之句其鄙俚淺近叫呼衒鬻殆市駔之雄醉飽而後發之雖魯直家婢僕且羞道而謂東坡作者悞矣又前人詩文有一句或一二字異同者蓋傳寫之久不無訛謬或是落筆之後隨有改定而安常一切以別本爲是亦好奇尚異之蔽也就孫集録取七十五首遇語句兩出者擇而從之自餘王龜山一

篇予謂非東坡不能作豨以為古詞刪去之當自别有所據姑存卷末以俟更考丙申九月朔書于陽平寓居之東齋元某引

錦機引

文章天下之難事其法度雜見于百家之書學者不徧考之則無以知古人之淵源予初學屬文敏之兄為予言如此興定丁丑閒居氾南始集前人議論為一編以便觀覽葢就李嗣榮衛昌叔家所有書而録之故未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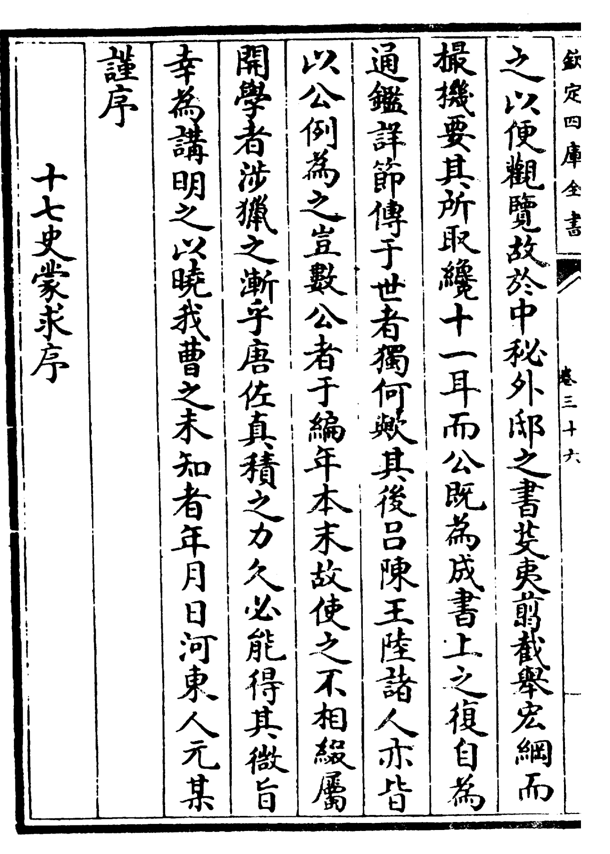
也山谷與黄直方書云欲作楚辭須熟讀楚辭觀古人用意曲折處然後下筆喻如世之巧女文繡妙一世誠欲織錦必得錦機乃能成錦因以錦機名之十一月日河東元某自題

集諸家通鑑節要序

汝下弋唐佐集諸家通鑑成一書以東萊吕氏節要爲斷增入外紀甲子譜年目録考意舉要歴法及與道原史事問荅古輿地圖帝王世系釋音温公以後諸儒論

辨若事類若史傳終始括要又皆科舉家附益之者為卷百有二十凡二百餘萬言唐佐學有源委讀書論文精玩旨意隨疑訂正必理順而後已故其所編次部居條流截然不亂時授館平陽張存惠魏卿家張精于星歷之學州里以好事見稱請為唐佐鋟木以傳唐佐過某于太原以定本見示且言温公識治之良相時君用之不盡屏處閒局餘二十年其所得者通鑑一書而已顧雖功業未究較其成一家之言而為百代不刊之典

不謂之不負所學可乎承平時明經詞賦取士主文衡者尚以科目為末廣謂杜氏通典司馬氏通鑑皆可增置學官為士子專門之業宰相以為然而未暇也此書編帙浩繁傳寫不易辦寒鄉之士有願見而不可得者張氏此本減完書紙墨之半見得之易則流布必廣户牖既開他日當有由堂而及奥者幸為我道所以然雖然某切有所憾焉公與二劉氏范氏紀千三百年治亂廢興成敗之跡蓋用春秋左氏傳𣪍悦袁宏漢紀例為



之以便觀覽故於中秘外邸之書芟夷翦截舉宏綱而撮機要其所取纔十一耳而公既為成書上之復自為通鑑詳節傳于世者獨何歟其後呂陳王陸諸人亦皆以公例為之豈數公者于編年本末故使之不相綴屬開學者涉獵之漸乎唐佐真積之力久必能得其微旨幸為講明之以曉我曹之末知者年月日河東人元某謹序

十七史蒙求序

安平李瀚撰蒙求二千餘言李華作序李良薦於朝盖在當時已甚重之迄今數百年之間孩幼入學人挾此冊少長則遂講授之宋王逢原復有十七史蒙求與瀚並傳及詩家以次韻相夸尚以蒙求韻語也故姑汾王琢又有次韻蒙求出焉評者謂次韻是近世人之敝以志之所之而求合他人律度遷就傅會何所不有唯施之賦物詠史舉古人徵之事例遷就傅會或當聽其然是則韻語次韻爲有據矣始于年二十餘任太原學

舍交城吳君庭秀洎其弟庭俊與予結夏課於由義西齋嘗以所撰蒙求見示且言逢原既以十七史命篇矣而間用呂氏春秋三輔决録華陽國志江南野録謂之史可乎今所撰止於史書中取之諸所偶儷必事類相附其次强韻亦力為搜討自意可以廣異聞子為我序之可乎予欣然諾之而未暇也後三十七年予過鎮陽見張叅議耀卿耀卿受學於吳君之門者也問以此書之存亡乃云板蕩之後得於田家故箱中因得而序之

按李瀚自嫌文碎此特自抑之辭華謂可以不出卷而知天下是亦許與大過唯李良薦章謂其錯綜經史隨便訓釋童子固多弘益而老成頗覺起予此爲切當耳載籍之在天下有棟宇所不能容而牛馬所不能舉者精力有限記誦無窮果使漫而無統廣心浩大將不有遺亡之謬乎如曰記事者必提其要吾知蒙求之外不復有加矣古有之積絲成寸積寸成尺尺寸不已遂成丈疋信斯言也雖推廣三千言爲十萬其孰曰不可哉

吳君博覽强記九經傳註率首自抄寫且諷誦不去口史書又其專門之學文賦華贍有聲場屋閒教授生徒必使知已之所知能已之所能時議以此歸之貞祐兵亂負母入山道中遇害年甫四十云庚戌五月晦日新興元某叙

拙軒銘引

左轄公以拙軒自號徵文于某謹述而銘之去古旣遠天質日喪人偽日勝機械之士以拙為諱天下萬事一

以巧爲之矜長出奇爭捷求售其心汩汩焉如弄丸如運斤如刻猴之工如貫虱之射惟恐巧之不極至於汲黯之戇絳侯之訥石建之醇謹卓茂之迂緩班超平平之策陽城下下之攷咸共嗤黙以爲不智事業之鄙陋風俗之薄惡實坐于此惟公以清白傳世德以忠信結人主出入四朝再秉鈞軸危言高論聳動天下發凶竪未形之謀則先識者以爲明犯强臣不測之怒則疾惡者以爲高視千載無所於讓其以拙爲號者非欲賢於

斯世而已也濂溪先生論拙之極致有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清獘絶之語夫能至於上安下順風清獘絶則天下之能事畢矣然則公之所以自名者乃所以自任耶

如庵詩文叙

容國公諱璹字子瑜越王長子而興陵之諸孫也明昌初已受封公以例授金紫光禄大夫衛紹王時除開府儀同三司宣宗南渡後封胙國公哀宗正大初進封密

自明昌初鎬厲等二王得罪後諸王皆置傅與司馬府尉文學名為王府官屬而實監守之府門啓閉有時王子若孫及外人不得輙出入出入皆有籍訶問嚴甚金紫若國公雖大官無所事事止於奉朝請而已密公班朝著者如是四十年初燕都遷而南危急存亡之際凡車輅宮懸寳玉秘器所以資丕天之奉者舟車輦運國力不贍至汴者千之一耳而諸王公貴主至有脫身而去者公家法書名畫連箱累篋寳惜固護與身存亡故

他貨一錢不得著身方遷革倉卒朝廷止以乏軍興為憂百官俸給減削幾盡歲日所入大官不能贍百指而家公又宗室之貧無以為資者其落薄失次為可見矣元光以後王甍門禁緩文士稍遂款謁然亦不過三數人而止矣公資禀簡重而至誠接物不知名爵為何物少日師三川朱巨觀學詩龍嵓任君謀學書真積之久遂擅出藍之譽於書無所不讀而以資治通鑑為專門馳騁上下千有三百餘年之事其善惡是非得失成敗

道之如日前穿貫他書考證同異雖老於史學者不加詳也名勝過門明窓棐几展玩圖籍商畧品第顧陸朱吳筆虛筆實之論極幽渺及論二王筆墨推明草書學究之說窮高妙而一言半辭皆可紀録典衣置酒或終日不聽客去爐薰茗椀或橙齏一杯有承平時王家故態使人愛之而不能忘也字畫得於蘇黄之間參禪於善西堂名曰祖敬自題寫真有枯木寒灰亦自神應緣來現胙公身只緣苦愛東坡老人道前身趙德麟之句

舊制國公祭山陵則佩虎符乘傳號曰嚴祭若上清儲祥宫若太一宫五岳觀設醮上方相藍大道場則國公代行香公多預焉又有詩自戲云借來羸馬鈍於墻馬上官人病且侹無用老臣還有用一年三五度燒香蓋實錄云公詩五卷號如庵小藁者汴梁鬻書家有之樂府云夢到鳳凰臺上山圍故國週遭又云咫尺又還秋也不成長似雲間識者聞而悲之予竊謂古今變作詩者特晉人之自放於酒耳吟詠情性留連光景自當為

緩憂之一物在公則又以之遯世無悶獨立而不懼者
也使公得時行所學以文武之材當顔面正朝之任長
轡遠馭何必減古人顧與槁項黃馘之士爭一日之長
於筆硯間哉朝家疎近族而倚疏屬其敝乃至於此
可為浩歎也天興壬辰曹王出質公求見於隆德殿上
問叔父欲何言公奏聞伯特雖議和伯特不苦諳練恐
不能辦大事者臣請副之或代其行上慰之曰南渡後
國家比承平時有何奉養然叔父亦未嘗沾丐無事則

置之冷地無所顧籍緩急則置於不測叔父盡忠固可
天下其謂我何叔父休矣於是君臣相顧泣下未幾公
感疾以其夏五月十有二日薨春秋六十一後二十有
六年此集再刻於大名門下士河東人元某為之引

琴辨引

彥實苗君平陽人童丱中為鄉先生喬孟州辰君章所
器命其子河東按察轉運使宇德容與同研席君章文
學深博兼通音律教彥實與德容琴事初授指法累錢

手背以輕肆為禁至一聲不敢妄增損彥實後以雅重見稱有自來矣弱冠應明經舉選三赴廷試至論知琴亦與德容相後先當熙宗守成之際惟弄琴為樂而已琴工衛宗儒者一日鼓琴不成聲問之故曰山後苦寒手拮据耳即賜之貂鼠帳熾炭其前使鼓之世宗好此藝殊有父風寢殿外設琴工幕次皷至夜分乃罷嘗言吾非好琴人主心無所任則營建征伐田獵寵嬖何所不有吾以琴繫著吾心耳一侍從鼓琴東宫衣著華麗

上以輕浮劾不得入宮至顯宗又妙于琴事者也三四十年之間此道大行而彥實出于其時近臣有薦於章廟者因得待詔翰林居京師未久而聲譽籍甚至廢舉業不就南渡後日從楊趙游閑閑嘗有詩推敬故詩人止以高士目之公藝既專又漸於敦朴之化習與性成其分别古今操弄孰雅孰鄭猶數一二而辨黒白也常選古人所傳操弄百餘篇有古意者纂集之將傳於世危急存亡之秋良未暇也長子名某字君瑞嘗仕爲省

郎閒居燕中悼雅道之將廢而先意之不究將鋟木以傳請予題端且以卜當傳與否也予謂君瑞言子弟傳之山谷有云枯木嵌空微暗淡古器雖在無古弦袖中正有南風手誰為聽之誰為傳東坡有云琴裏若能知賀若詩中定合愛陶潛漢大司空宋弘薦桓譚文學可比前世揚雄劉向父子光武拜為議郎帝每讌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

者願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邪會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謂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之譚遂不得給事中予切謂南風手不可得而今世愛陶詩者幾人果如坡谷所言唯當破此琴為烹鶴之具耳光武好繁聲舉朝亦好之乃有宋司空謂宋弘之後遂

無宋弘則彥實此書何從出哉夫八音與政通為難審音以知政居今而行古又為難合是二難始有此書乃欲藏之名山以待其人乎司空表聖最為通論云四海之廣豈無賞音固應不待五百年耳請以此為之引歲丁巳秋八月初吉遺山詩老引

雙溪集序

燕中文士張顯卿趙昌齡為予言省寺賓客集今中令詩傳於時欲吾子為作序引其有意乎予復之曰詩與

文同源而别派文固難詩為尤難李長吉母以賀苦於詩謂嘔出肝肺乃已耳又有論詩者云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千人萬人中一人兩人知其可謂尤難矣前世詩人凡有所作遇事輙變化别不一其體裁乃欲與造物者爭柄因錯怪異破碎陣敵凌轢波濤穿穴險固者尤未盡也槁項黄馘一節寒餓之士以是物為顧門有白首不能道劉長卿一字者青雲貴公子乃咳唾嚬呻而得之是可貴也學道者有神遇有懸解如以無礙

揮才游戲翰墨龍拿虎擲動心駭目不可致詰彼區區者方纓冠被髮流汗而追之九萬里風斯在下矣中令天資高於詩風夙習故落筆有過人者不足詫也近時燕中兩詩人擅名一時當其得意時視北征南山反有德色然每見中令一詩出必懽喜讚嘆失喜噎嘔曰此長吉語也義山語也樊川集所無有也而中令憮然自以為不足長轡遠馭進進而不已如欲踔宇宙而遺俗渺翩翩而獨征者尚奚以序引為哉顯卿昌齡為我謝

中令君朝議以四世五公侍閤下天下大夫士以太平宰輔望閤下李文饒一品集鄭亞有序陸宣公奏議蘇東坡有劄子大書特書而屢書之韓筆有例予欲我叙雙溪小集而遂巳乎年月日門下士河東元某題

鳩水集引

德安鄭夢開以所編宋君周臣鳩水集見示云宋君以文章名海内久矣世以不見全集爲恨今欲鋟木流布子厚於宋者請爲題端某不敏不足以知詩文正脉嘗

試妄論之文章雖出於真積之力然非父兄淵源師友
講習國家教養能卓然自立者鮮矣自隋唐以來以科
舉取士學校養賢俊逸所聚名卿才大夫為之宗匠琢
磨淬礪日就作新之功以德言之則士君子之所為也
以文言之則鴻儒碩生之所出也以人物言之則公卿
大臣之所由選也不必皆鴻儒碩生公卿大臣而其材
具故在是矣宋君起太行其經明行修蓋故家遺俗然
且得鄉先生李承旨致美按察使簡之宗盟内翰濟川

潞倅祐之父子王孟州大用之所沾丐任太學十年讀書績文動為有用之學使之得時行道其所成就顧豈出名卿才大夫之下哉易代以來佐東平幕二十年當賢侯擁篲之敬不動聲氣酧酢臺務皆迎刃而解有用之學僕既言之矣嗚呼文章聖心之正傳達則為經綸之業窮則為載道之器顧所遺何如耳他日人讀鳩水集或以文人之文求之渠特糠粃子耳非吾心相科中人也癸丑清明日河東元某引

楊叔能小亨集引

貞祐南渡後詩學大行初亦未知適從溪南辛敬之淄川楊叔能以唐人為指歸敬之舊有聲河南叔能則未有知之者興定末叔能與予會于京師遂見禮部閑閑公及楊吏部之美二公見其幽懷久不寫及甘羅廟詩嘖嘖稱嘆以為今世少見其比及將往關中張左相信甫李右司之純馮内翰子駿皆以長詩贈別閑閑作引謂其詩學退之此日足可惜頗能似之至比之金膏水

碧物外自然奇寶景星丹鳳承平不時見之嘉瑞叔能用是名重天下今三十年然其客于楚于漢沔于燕趙魏齊魯之間行天下四方多矣而其窮亦極矣叔能天資澹泊寡于言笑儉素自守詩文似其為人其窮雖極其以詩為業者不變也其以唐人為指歸者亦不變也今年其所譔小亨集成其子復見予鎮州以集引為請予亦愛唐詩者唯愛之篤而求之深故似有所得嘗試妄論之詩與文特語言之别稱耳有所記述之謂文吟

咏情性之謂詩其為言語則一也唐詩所以絶出於三百篇之後者知本焉爾矣何謂本誠是也古聖賢道德言語布在方冊者多矣且以弗慮胡獲弗為胡成無有作好無有作惡樸雖小天下莫敢臣較之與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敬共明神宜無悔怒何異但篇題句讀不同而已故由心而成由誠而言由言而詩也三者相為一情動於中而形于言言發乎邇而見乎遠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雖小夫賤婦孤臣孽子之感諷皆可以厚人倫

美教化無他道也故曰不誠無物夫惟不誠故言無所主心口別為二物物我邈其千里漠然而往悠然而來人之聽之若春風之過馬耳其欲動天地感神鬼難矣其是之謂本唐人之詩其知本乎何溫柔敦厚藹然仁義之言之多也幽憂憔悴寒饑困憊一寓於詩而其阨窮而不憫遺佚而不怨者故在也至於傷讒疾惡不平之氣不能自[illegible]責之愈深其旨愈婉怨之愈深其辭愈緩優柔饜飫使人涵泳於先王之澤情性之外不知有

文字幸矣學者之得唐人為指歸也初予學詩以十數
條自警云無怨懟無謔浪無驁狠無崖異無狡訐無媕
阿無傅會無籠絡無衒鬻無矯飾無為堅白辨無為賢
聖癲無為妾婦妒無為仇敵謗傷無為聾俗鬨傳無為
瞽師皮相無為黥卒醉橫無為黠兒白捻無為田舍翁
木强無為法家醜詆無為牙郎轉販無為市倡怨恩無
為琵琶娘人魂韻詞無為村夫子兎園策無為算沙僧
困義學無為稠梗治禁詞無為天地一我今古一我無

為薄惡所移無為正人端士所不道信斯言也予詩其庶幾乎惟其守之不固竟為有志者之所先今日讀所謂小亨集者祇以增媿汗耳予既以如上語為集引又申之以種松之詩因為復言歸而語乃翁吾老矣自為缾壺之日久矣非夫子亦何以發予之狂言已酉秋八月初吉河東元某序

新軒樂府引

唐歌詞多宫體又皆極力為之自東坡一出情性之外

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萬古凡馬空氣象雖時作宮體亦豈可以宮體槩之人有言樂府本不難作從東坡放筆後便難作此殆以工拙論非知坡者所以然者詩三百所載小夫賤婦幽憂無聊賴之語特猝為外物感觸滿心而發肆口而成者爾其初果欲被管絃諧金石經聖人手以與六經並傳乎小夫賤婦且然而謂東坡翰墨游戲乃求與前人角勝負誤矣自今觀之東坡聖處非有意于文字之為工不得不然之為工也坡以來山

谷晁無咎陳去非辛幼安諸公俱以歌詞取稱吟詠情性留連光景清壯頓挫能起人妙思亦有語意拙直不自緣飾因病成妍者皆自披發之近歲新軒張勝予亦東坡發之者與新軒三世遼宰相家從少日滑稽玩世兩坡二稟所謂入其室而啖其炙者故多喜而謳之之辭及隨計兩都作霸諸彥時命不偶僅得補掾中臺時南狩巳久日薄西山民風國勢有可為太息而流涕者故又多憤而吐之之辭予與新軒臭味既同而相得甚

雖或別之久而去之遠取其歌詞讀之未嘗不灑然而笑慨焉以嘆沈思而遠望鬱搖而行歌以為玉川子嘗孟諫議貢餘新茶至四盌發輕汗時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真有此理退之聽頴師彈琴云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忽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吾恐頴師不足以當之予既以此論新軒因說向屋梁子屋梁子不悅曰麟角蘭畹尊前花間等集傳播里巷子婦母女交口教授婬言媟語深入骨髓牢不可去久而與之俱化浮屠

家謂筆墨勸淫當下犂舌之獄自知是巧不知是業陳後山追悔少作至以語業命題吾子不知耶離騷之悲回風惜往日評者且以露才揚己怨懟沈江少之若狐憤四愁七哀九悼絶命之辭窮愁志自憐賦使樂天知命者見之又當置之何地耶治亂時也遇不遇命也衡門之下自有成樂而長歌之哀甚於痛哭安知憤而吐之者非呼天稱屈耶世方以此病吾子子又以及新軒其何以自解予謂屋梁子言子頗記謝東山對右軍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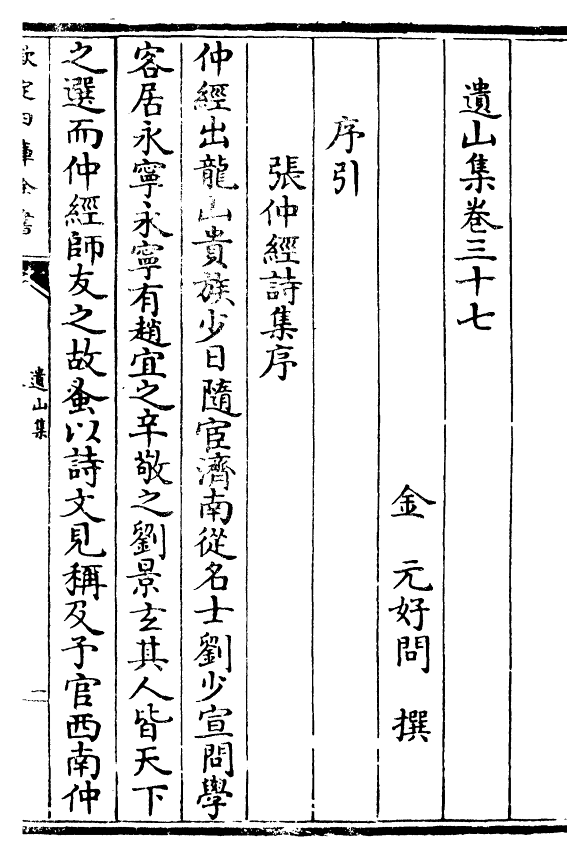
樂語乎年在桑榆正賴絲竹陶寫但恐兒輩覺損此歡樂趣耳東山似不應道此語果使兒輩覺老子樂趣遂少減耶君且道如詩仙王南雲所說大業年賣珠樓前風物彼打硬頭陀與長三者三禮何嘗夢見在歲甲寅十月望日河東元某題

逃空絲竹集引

南渡後李長源七言律詩清壯頓挫能動揺人心高處往往不減唐人麻知幾七言長韻天隨子所謂陵轢波

濤穿穴險固囚鎖怪異破碎陳敵者皆畧有之然長源失在無穰茹知幾病在少持擇詩家亦以此為恨仲梁材地有餘而持擇功夫勝其餘或亦有不逌二子者絶長補短大槩一流人也今二子亡矣仲梁氣鋭而筆健業專而心精極他日所至當於古人中求之不特如退之之於李元賓耶河東人元某書

遺山集卷三十六



遺山集卷三十七

金　元好問　撰

序引

張仲經詩集序

仲經出龍山貴族少日隨宦濟南從名士劉少宣問學客居永寧永寧有趙宜之辛敬之劉景玄其人皆天下之選而仲經師友之故蚤以詩文見稱及予官西南仲

經偕杜仲梁麻信之高信卿康仲寧挈家就予內鄉時劉內翰光甫方解鄧州倅日得相從文字間仲經之所成就又非洛西時比矣北渡後溥游東平謁先行臺嚴公一見即被賞識待以師賓之禮授館于長清之别墅積十餘年得致力文史以詩為專門之學此其出處之大畧也今觀其詩永寧王趙幽居云寒盡陰崖草有芽竹梢殘雪墮氷花號空老木風纔定倒影荒山日又斜天地悠悠常作客干戈擾擾漫思家烟村寂寞無人語

獨倚寒藤數莫鴉其落筆不凡類如此及來內鄉當阻雨板橋張主簿草堂同賦淅江觀漲詩仲經云一雨天地來濤聲破清曉光甫大加賞嘆以為有前人風調是年出居縣西南白鹿原名所居為行齋取素貧賤行貧賤之義行齋之南有菊水湍流噴薄景氣古澹陽崖回抱綠莎盈尺臈月紅梅盛開諸公藉草而坐嘉肴旨酒嘯咏彌日仲經有詩云寒客遠峰猶帶雪煖私幽圃已多花仲梁雖有煖散春泉百汉流之句亦自以為不及

也其餘如次韻見及云長松偃蹇千年物病鶴摧頹萬
里心春思云一春常作客連日苦多風野樹凄迷緑簷
花暗澹紅愁隨詩卷積囊與酒樽空巢燕如相識頻來
草舍中書事云故國三年夢新愁兩鬢蓬淚從南望盡
塗自北來窮破牖蠅烘日枯梢鵲變風悵然搔白首遠
目過歸鴻贈員善卿云詩材雖滿腹家具少於車珍珠
泉感舊云紅樓有情依壞砌緑莎隨意上寒廳秋興云
壞壁粘蝸篆國步荒池漂蟻失軍容秋日云寒花矜晚

色病葉怯秋聲憶永寧舊游寄魏内翰云上閣寺高迎晚翠游家樓小簇春紅獨脚云洛岸瀟瀟雨送春老愛青山悟静縁問路前村犬吠人病枕偏宜夜雨聲林深鹿近人年衰與杖宜雲出祇園雨亦香又如風琴一首回軍謡四首清明日陪諸公讌集東園一首病中一首移居學東坡八首再到方山絶句書陶詩後集句往往傳在人口内相文獻楊公有言文章天地中和之氣太過爲荒唐不及爲滅裂仲經所得雍容和緩道所欲言

者而止其亦得中和之氣者歟爲人資稟樂易恬于進取進退容止皆有緼藉可觀與人交重然諾敦分義終始可以保任使之束帶立朝當言責之重豈得輕負所學忘禮諫之義乎憂世既切惠養是其所長趙張三王鈎距之吏奮髯抵几砉砉俊快保其羞而不爲至于德讓君子之風良有望焉自丙午以後叅幕府軍事當賢侯擁篲之敬得寸行寸謂當見之一日未一試而病不起矣其孤夢符持橘軒詩集求予編次感念平昔不覺

出涕因題其後嗚呼有言可述學者之能事有子可傳人道之大本吾仲經言可述矣子可傳矣顧雖賫志下泉其亦可以少慰矣夫甲寅冬至日詩友河東元某裕之題

陶然集詩序

貞祐南渡後詩學爲盛洛西辛敬之淄川楊叔能太原李長源龍坊雷伯威北平王子正之等不啻十數人稱號專門就諸人中其死生於詩者汝海楊飛卿一人而

己李内翰欽叔工篇翰而飛卿從之游初得樹古葉黄

早僧閒頭白遲之句大爲欽叔所推激從是游道日廣

而學亦大進客居東平將二十年有詩近二千首號陶

然集所賦青梅瑞蓮餅聲雪意或多至十餘首其立之

之卓鑽之之堅得之之難積之之多乃如此此其所以

爲貴也歟歳庚戌東平好事者求此集刋布之飛卿每

作詩必以示予相去千餘里亦以見寄其所得予亦頗

能知之飛卿於海内詩人獨以予爲知己故以集引見

託感病吾飛卿追琢功夫太過者予釋之曰詩之極致可以動天地感鬼神故傳之師本之經真積之力久而有不能復古者自匪我愆期子無良媒自伯之東首如飛蓬愛而不見搔首踟蹰既見復關載笑載言之什觀之皆以小夫賤婦滿心而發肆口而成見取於采詩之官而聖人删詩亦不敢盡廢後世雖傳之師本之經真積力久而不能止焉者何古今難易不相侔之如是耶蓋秦以前民俗醇厚去先王之澤未遠質勝則野故肆

口成文不害爲合理使今世小夫賤婦滿心而發肆口而成適足以汚簡牘尚可辱采詩官之求取耶故文字以來詩爲難魏晉以來復古爲難唐以來合規矩準繩尤難夫因事以陳辭辭不迫切而意獨至初不爲難後世以不得不難爲難耳古律歌行篇章操引吟詠謳謠詞調怨嘆詩之目既廣而詩評詩品詩說詩式亦不可勝讀大概以脫棄凡近澡雪塵翳驅駕聲勢破碎陣敵囚鎖怪變軒豁幽秘籠絡今古移奪造化爲工鈍滯僻

澁淺露浮躁狂縱淫靡詭誕瑣碎陳腐為病毫髮無遺恨老去漸於詩律細佳句法如何新詩改罷自長吟語不驚人死不休杜少陵語也好句似仙堪換骨陳言如賊莫經心薛許昌語也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千人萬人中一人兩人知貫休師語也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艱難半山翁語也詩律傷嚴近寡恩唐子西語也子西又言吾於它文不至蹇澁惟作詩極難苦悲吟累日僅自成篇初讀時未見可羞處姑置之後數日

取讀便覺瑕疊百出輒復悲吟累日反復改定比之前作稍有加焉後數日復取讀疵病復出凡如此數四乃敢示人然終不能工李賀母謂賀必欲嘔出心乃已非過論也今就子美而下論之後世果以詩爲專門之學求追配古人欲不死生於詩其可已乎雖然方外之學有爲道日損之說又有學至於無學之說詩家亦有之子美夔州以後樂天香山以後東坡海南以後皆不煩繩削而自合非技進於道者能之乎詩家所以異於方

外者渠輩談道不在文字不離文字詩家聖處不離文字不在文字唐賢所爲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云耳以吾飛卿立之之卓鑚之之堅得之之難異時霜降水落自見涯涘吾見其𠩄石樓歷雪堂問津斜川之上萬慮洗然深入空寂盪元氣於筆端寄妙理於言外彼悠悠者可復以昔之隱几者見待耶陶然後編請取此序證之必有以予爲不妄許者重九日遺山真隱序

木庵詩集序

東坡讀叅寥子詩愛其無蔬笋氣叅寥用是得名宣政以來無復異議予獨謂此特坡一時語非定論也詩僧之詩所以自别於詩人者正以蔬笋氣在耳假使叅寥子能作柳州超師院晨起讀禪經五言深入理窟高出言外坡又當以蔬笋氣少之耶木庵英上人弱冠作舉子從外家遼東與高博州仲常游得其論議爲多且因仲常得僧服貞祐初南渡河居洛西之華蓋時人固以詩僧目之矣三卿有辛敬之趙宜之劉景玄予亦在焉

三君子皆詩人上人與相往還故詩道益進出世住實應有山堂夜岑寂及梅花等篇傳之京師閑閑趙公内相楊公屏山李公及雷李劉王諸公相與推激至以不見顔色爲恨予嘗以詩寄之云愛君山堂句深靖如幽蘭愛君梅花詠入手如彈丸詩僧第一代無媿百年間曾説向閑閑公公亦不以予言爲過也近年七夕感興有輕河如練月如舟花滿人間乞巧樓野老家風依舊拙蒲團又度一年秋之句予爲之擊節稱嘆恨楊趙諸

公不及見之乙酉冬十月將歸太原侍者出木庵集求予為序引試為商畧之上人才品高眞積力久住龍門嵩少二十年仰山又五六年境用人勝思與神遇故能游戲翰墨道場而透脫叢林科臼於蔬筍中別為無味之味皎然所謂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者蓋有望焉正大中閑閑公侍祠太室會上人住少林久倦於應接思欲退席閑閑公作疏留之云書如東晉名流詩有晚唐風骨予謂閑閑雖不序木庵集以如上語觀之知閑閑

作序已竟然則向所許百年以來爲詩僧家第一代者
良未盡歟

南冠錄引

予以始生之七月出繼叔氏隴城府君逌大安庚午府
君卒官扶護還鄉里時予年二十有一矣元氏之老人
大父彤喪殆盡問之先世之事諸叔皆晚生止能道其
梗槩予亦以家諜具存碑表相望他日論次之蓋未晚
也因循二三年中原受兵避寇陽曲秀容之間歲無寧

居貞祐丙子南渡河家所有物經亂而盡舊所傳譜諜乃于河南諸房得之故宋以後事爲詳而宋前事皆不得而考也益之兄嘗命予修千秋錄雖畧具次第他所欲記者尚多而未暇也歲甲午羈管聊城益之兄邈在褢漢遂有彼疆此界之限姪摶俘縶之平陽存亡未可知伯男子叔儀姪孫伯安皆尚幼未可告語予年已四十有五殘息奄奄朝夕待盡使一日顛仆于道路則世豈復知有河南元氏哉維祖考承王公餘烈賢雋輩出

文章行業皆可稱述不幸而與皂隸之室混爲一區泯泯默默無所發見可不大哀耶乃手冩千秋録一篇付女嚴以備遺忘又自爲講說之嗚呼前世功名之士人有愛慕之者必問其形質顔貌言語動作之狀史家亦往往爲記之在他人且然吾先人形質顔貌言語動作之狀乃不欲知之豈人之情也哉故以先世雜事附焉予自四歲讀書八歲學作詩至於今四十年矣十八先府君敎之民政從仕十年出死以爲民自少日有志于世

雅以氣節自許不甘落人後四十五年之間與世合者不能一二數得名爲多而謗亦不少舉天下四方知己之交唯吾益之兄一人人生一世閒業已不爲世所知又將不爲吾子孫所知何負于天地鬼神而至然耶故以行年雜事附焉先祖銅山府君正隆二年賜出身訖正大之末吾家食先朝禄七十餘年矣京城之圍子爲東曹都事知舟師將有東狩之役言于諸相請小字書國史一本隨車駕所在以一馬負之時相雖以爲然而

不及行也崔子之變壓朝實錄皆滿城帥所取百年以來明君賢相可傳後世之事甚多不三二十年則世人不復知之矣予所不知者亡可柰何其所知者忍棄之而不記耶故以先朝雜事附焉合而一之名曰南冠錄叔儀伯安而下乃至傳數十世當家置一通有不解者就他人訓釋之遝吾此言非元氏子孫

與定庚辰太原貢士南京狀元樓宴集題名引

晉北號稱多士太平文物繁盛時發策決科者率十分

天下之二可謂富矣喪亂以來僵仆於原野流離於道路計其所存百不能一今年預秋試者乃有百人焉從是而往所以榮吾晉者在吾百人而已爲吾晉羞者亦吾百人而已然則爲吾百人者其何以自處耶將僥倖一第以茍活妻子耶將靳固一命躖躖廉謹死心於米鹽簿書之閒以取美食大官耶抑將爲奇士爲名臣慨然自拔於流俗以千載自任也使其欲爲名臣奇士以千載自任則百人之少亦未害如曰不然雖克賦之多

至十分天下之九亦何貴乎十分天下之九哉嗚呼往者已矣來者未可期所以榮辱吾晉者旣有任其責者矣凡我同盟其可不勉

送秦中諸人引

關中風土完厚人質直而尚義風聲習氣歌謡慷慨且有秦漢之舊至於山川之勝遊觀之富天下莫與爲比故有四方之志者多樂居焉予年二十許時侍先人官略陽以秋試留長安中八九月時紈綺氣未除沉涵酒

閒知有遊觀之美而不暇也長大來與秦人游益多知秦中事益熟每聞談周漢都邑及藍田鄠杜間風物則喜色津津然動于顔間二三君多秦人與余遊道相合而意相得也常約近南山尋一牛田營五畒之宅如舉子結夏課時聚書深讀時時釀酒爲具從賓客游伸眉高談脫屣世事覽山川之勝槩考前世之遺蹟庶幾乎不負古人者然予以家在嵩前暑途千里不若二三君之便于歸也清秋揚鞭先我就道矯首西望長吁青雲

今夫世俗愜意事如美食大官高貲華屋皆衆人所必爭而造物者之所甚靳有不可得者若夫閒居之樂澹乎其無味漠乎其無所得蓋自放于方之外者之所貪人何所爭而造物者亦何靳耶行矣諸君明年春風待我于輞川之上矣

送李輔之之官濟南序

輔之李君膺刻章之招有汎舟之役東門祖道北海開樽念會合之良難欲殷勤之重援時則莫春三月人則

楚囚再期魯連之一箭空飛蘇李之百金行盡釋射鈎之怨雖當三沐而三薰動去國之䰟徒有九招而九散沈雲卿云東南水國腸一斷而一連西北鄉闗䰟九招而九散見銅駞之荆棘夢金馬之衣冠感今懐昔愁焉如擣況復中年哀樂流景須臾歌驪駒而再中横素波而徑去瞻仰弗及我勞如何如春登臺翻失熙熙之意仰天擊缶能無嗚嗚之聲諸公從行聖孔公賦詩贈别凡若干首而某爲之引

送高雄飛序

恒府天壤間大都會在今爲長樂宫之湯沐邑且乾龍

潛躍之淵也自文統紹開俊造騈集七八年之間鶴書

特徵與鳳尾詔之所招致睨他郡國爲尤多乃七月甲

申漕司從事河東高鳴雄飛被賢王之教當乘傳北上

聲光四馳懽動州里僉謂高子春秋毘盛卓然以問學

爲業直積力久故胷中之言多六經百氏史漢陳范之

書司馬氏范氏通鑑唐鑑之學六朝唐以來之篇什馳

騁上下累百數萬言往往見於成誦文章翰墨宜在茂

異之科古所謂立談可以致雙璧一日可以至九遷者在此行矣高晉産也僕以犬馬之齒之故謬爲之一言天家包舉六合臣屬萬國立武事以兼文備由草創而爲潤色延見故老網羅豪儁必當攷古昔之理亂論治道之先後察生民之休戚觀風俗之孅惡以成長治之業以建久安之勢金城千里太山而四維之顧豈汲汲於文章翰墨之用縻羔鴈而敝玄纁乎且夫人臣以納忠爲難人君以寛聽盡下爲尤難蓋義則古今之體同

而情則天淵之路絶逢干之游未遠伊管之辨易窮詎臣嫉立仗之鳴說家懼攖鱗之怒況乎裹糧三月披叐九閽事重而言輕威尊而命賤雖復憤泉秋沸寃霜天零思欲片辭自明胡可得已乃今首登瀛之選接曳裾之遊使者傘車太官挏酒主好善而忘勢士見義而得爲陸太中之詩書叔孫奉常之典禮賈長沙之經濟魏相國之謀謨有懐不攄生才奚用是則爲吾高子者亦豈輕負所學棄以爲雙璧之甘餌九遷之捷逕乎誇有

之見卯而求時夜謂之蚤計推牛饗客會其已食謂之後期智無後期亦無蚤計行矣吾子令正是時請賦南山有臺勸爲之駕云壬子秋二十有七日新興元某引

寒食靈泉宴集序

出天平北門三十里而近是爲鳳山之東麓有寺曰靈泉阻以絶磵蔭以深樾重崗複嶺回合蔽映夏秋之交湍流噴薄殷動谿谷寺已廢於兵而石樓之典刑故在僧扉禪室間見層出南望坡陀小山如几案間物品花

錯綉羣鶯下上雲光金碧林煙彩翠陰晴朝暮萬景岔集蓋輞川之鄉社而桃源氏之别業也昭陽簷歲維莫之春諸君以僕燕路言歸東藩應聘困鞍馬風沙之役渝樹林水鳥之盟千里相思一杯爲壽揚雄獻賦自詫雕蟲之工許汜求田乃爲元龍所誚專前見在身外何窮釋塵累而玩物華厭囂湫而樂閒曠卬須我友天與之時兵廚之良醞踵來京洛之名謳自獻詼諧間作磈磊一空倒蔗有佳境之餘食苹無此時之美一之爲甚

覺今是而昨非四者難并苦夜長而晝短謫仙所謂醉
盡花柳賞窮江山者於是乎張本不有蘭亭絶唱留故
事以傳之其在白雲老兄負古人者多矣五言古詩任
用韻共九首以寒食靈泉宴集命篇而某爲之序諸公可
共和之

德華 周卿 德昭 英孺 文伯 元某

期而不至者 聖與 子中

不期而至者 德謙 夢符

太原昭禪師語錄引

慈明與瑯琊覺皆法兄弟其扶臨濟一枝慈明而下十餘世得玄冥顗禪師瑯琊而下亦十餘世得虛明亨禪師玄冥風岸孤峻無所許可寧絕嗣而不傳虛明息于接納故子孫滿天下又皆稱其家如慈雲海清凉相羅漢汴與法王昭公皆是也屏山爲虛明作墓誌以爲二公傳與不傳雖異而其道並行而不相悖也正大初予在史館昭公屬予求書屏山所作銘于禮部閑閑公公

初以目疾爲辭予請之堅公因問法王皆來有何言句時昭公方爲虛明作塔于法王之朝臺有偈云以塔爲身以鈴爲舌萬仞岡頭横說竪說予爲公舉似公欣然曰銘安在我當爲書之蓋師家父子爲時賢所稱如此歲丁酉八月予自大名還太原師之徒蔚某出師語錄求作序引吾家微之有言若佛法師當爲子說而子不當爲師說故畧以數語遺之太原元某引

暠和尚頌序

歲甲寅秋七月余自清凉還太原會乾明志公出其法兄弟萬壽昺和尚頌古百則語委余題端余往在南都侍閑閑趙公禮部楊公屏山李先生燕談每及青州以來諸禪老皆爲萬松老人號稱辨材無礙當世無有能當之者承平時已有染衣學亡之目故凡出其門者望而知其爲名父之子雖東林隆高出十百輩而昺於是中猶爲上首其語言三昧蓋不必置論余獨記屏山語云東坡山谷俱嘗以翰墨作佛事而山谷爲祖師禪東

坡爲文字禪且道曷和尚百則語附之東坡歟山谷歟余亦嘗贈嵩山儁侍者學詩云詩爲禪客添花錦禪是詩家切玉刀曷和尚添花錦歟切玉刀歟余皆不能知所可知者讀一則語未竟覺水壺先生風味津津然出齒頰間當是此老少年作舉子時結習未盡爾志公試以此語問阿師當發一笑中元日遺山居士元某引

傷寒會要引

往予在京師聞鎮人李杲明之有國醫之目而未之識

也壬辰之兵明之與予同出汴梁於聊城於東平與之游者六年於今然後得其所以爲國醫者爲詳葢明之世以貲雄鄉里諸父讀書喜賓客所居竹里名士日造其門明之幼歲好醫藥時易州人張元素以醫名燕趙間明之捐千金從之學不數年盡傳其業家既富厚無事於技操有餘以自重人不敢以醫名之大夫士或病其資高謇少所降屈非危急之疾有不得已焉者則亦未始謁之也大槩其學如傷寒癰疽眼目病爲尤長傷

寒則著會要三十餘萬言其說曰傷寒家有經禁時禁病禁此三禁者學醫者人知之然亦顧所以用之爲何如耳會要推明仲景朱奉議張元素以來備矣見證得藥見藥識證以類相從指掌皆在倉猝之際雖使粗工用之蕩然如載指南以適四方而無問津之惑其用心博矣於他病也以古方爲膠柱本乎七方十劑之說所取之學特以意增損之一劑之出愈於託密友而役孝子他人蓋不能也北京人王善甫爲京兆酒官病小便

不利目睛凸出腹脹如鼓膝以上堅硬欲裂飲食且不下甘淡滲泄之藥皆不効明之來謂衆醫言疾深矣非精思不能處我歸而思之夜參半忽攬衣而起曰吾得之矣内經有之膀胱者津液之府必氣化乃出焉渠輩已用滲泄之藥矣而病益甚是氣不化也啓玄子云無陽者陰無以生無陰者陽無以化甘澹滲泄皆陽藥獨陽無陰欲化得乎明日以羣陰之劑投不再服而愈西臺掾蕭君瑞二月中病傷寒發熱醫以白虎投之病者

面黑如墨本證遂不復見脉沉細小便不禁明之初不知用何藥也及診之曰凡立夏以前誤用白虎之過得無以投白虎耶白虎大寒非行經之藥止能寒腑臟不善用之則傷寒本病隱曲於經絡之間或更以大熱之藥捄之以苦陰邪則它證必起非所以捄白虎也有溫藥之升陽行經者吾用之有難者云白虎大寒非大熱何以捄君之治奈何明之曰病隱於經絡間陽大升則經不行經行而本證見矣本證又何難焉果如其言而

愈魏邦彥之夫人目翳暴生從下而上其色綠腫痛不可忍明之云翳從下而上病從陽明來也綠非五色之正殆肺與腎合而爲病耶乃就畫工家以墨調膩粉合而成色諦視之曰與翳色同矣肺腎爲病無疑矣乃瀉肺腎之邪而以入陽明之藥爲之使既効矣而他日病復作者三其所從来之經與翳色各異乃復以意消息之曰諸脉皆屬於目脉病則目從之此必經絡不調經不調則目病未已也問之果然因如所論而治之疾遂

不作馮內翰叔獻之姪櫟年十五六病傷寒目赤而煩渴脉七八至醫欲以承氣下之已煮藥而明之適從外來馮告之當用承氣明之切脉大駭曰幾殺此兒內經有言在脉諸數爲熱諸遲爲寒今脉八九至是熱極也而會要大論云病有脉從而病反者何也脉至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此傳而爲陰證矣趣持薑附來吾當以熱因寒用法處之藥未就而病者爪甲變頃服者八兩汗尋出而愈陜帥郭巨濟病偏枯二指著足底不能

伸迎明之京師明之至以長鍼刺委中深至骨而不知痛出血二三升其色如墨又且謬刺之如是者六七服藥三月病良愈裴擇之夫人病寒熱月事不至者數年以喘嗽矣醫者率以蛤蜊桂附之等投之明之曰不然夫病陰爲陽所搏溫劑太過故無益反害投以寒血之藥則經行矣已而果然宣德侯經歷之家人病崩漏醫莫能効明之切脉且以紙疏其證多至四十餘種爲藥療之明日而二十四證減前後五六日良愈侯厚謝而

去明之設施皆此類也戊戌之夏予將還太原其子執中持所謂會要者來求爲序引迺以如上事冠諸篇使學者知明之之筆於書其已試之効蓋如此云閏月望日河東元某書於范尊師之正一宮

元氏集驗方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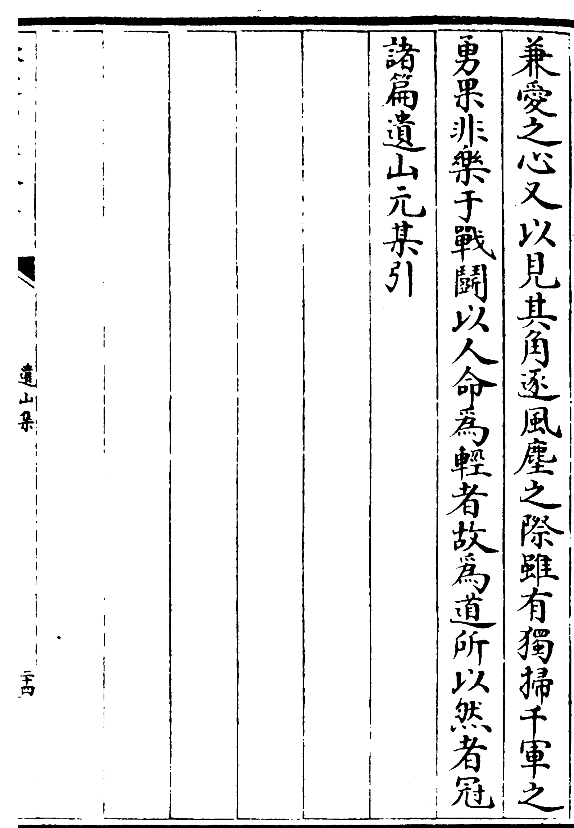
予家舊所藏多醫書往往出於先世手澤喪亂以來寳惜固護與身存亡故卷帙獨存壬寅冬閒居州里因録予所親驗者爲一編目之曰集驗方付搏拊輩使傳之

且告之曰吾元氏由靖康迄今父祖昆弟仕宦南北者又且百年官無一廛之寄而室乏百金之業其所得者此數十方而已可不貴哉十二月吉日書于讀書山之東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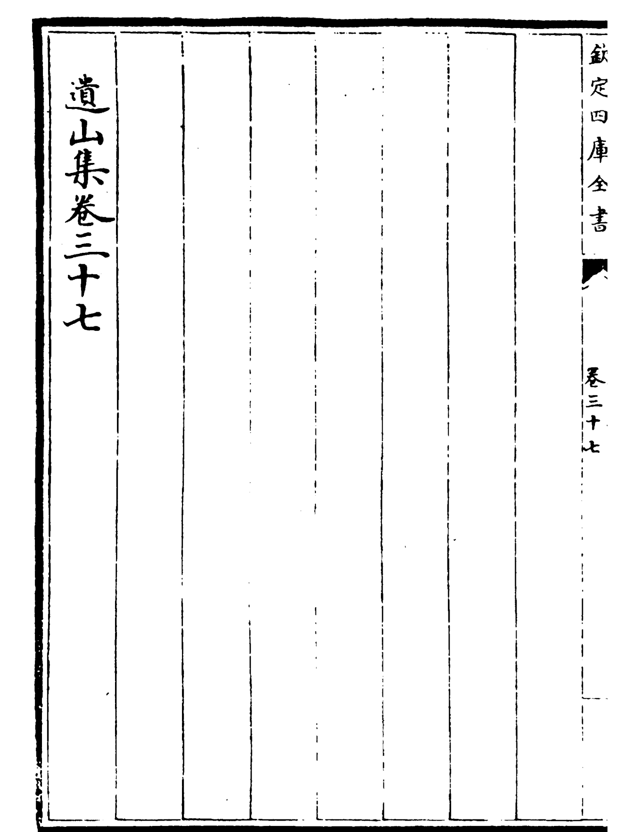
周氏衞生方序

定襄周侯夢卿弱冠從其兄户籍判官器之作舉子遭罹兵亂投迹戎行屢以戰多取千户封佩金符然其舉子習氣故在也中年以來頗以醫藥卜筮爲事孤虛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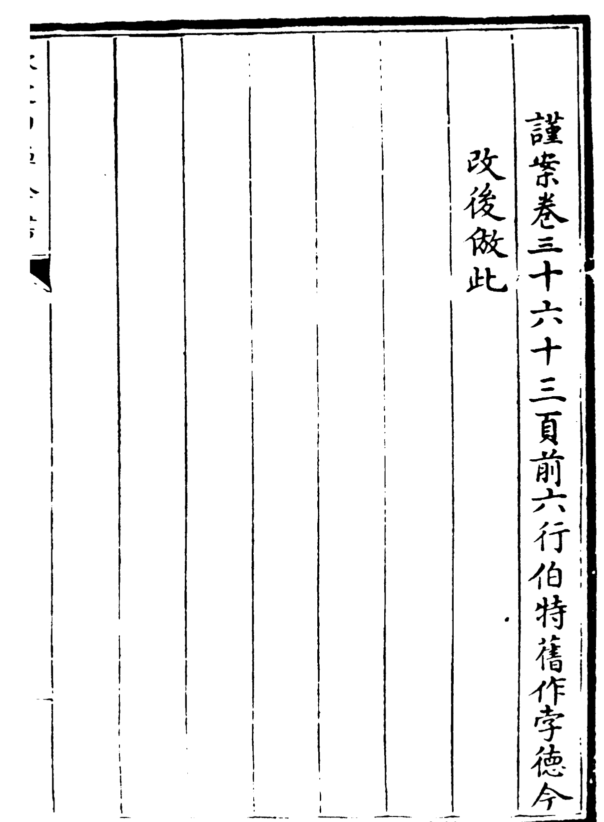
遁風角鳥占俱號精備軍旅間病患倉猝爲之投劑救療既廣遂爲專門之業以夏課綴葺之勤而移之芝朮蔆桂之下好事者有祕方可責目前之効者必來告之歲月既久浸成卷帙凡若干卷若干首以周氏衞生方目之予以世契之故得傳録焉竊謂醫藥大事也古人以爲藥猶兵然兵殺人之器善用之者能以殺人者生人不善用之則反以生人者殺人世之君子留意于性命之學者良有旨哉予於周侯不獨美其已試之功與



兼愛之心又以見其角逐風塵之際雖有獨掃千軍之勇果非樂于戰鬭以人命爲輕者故爲道所以然者冠諸篇遺山元某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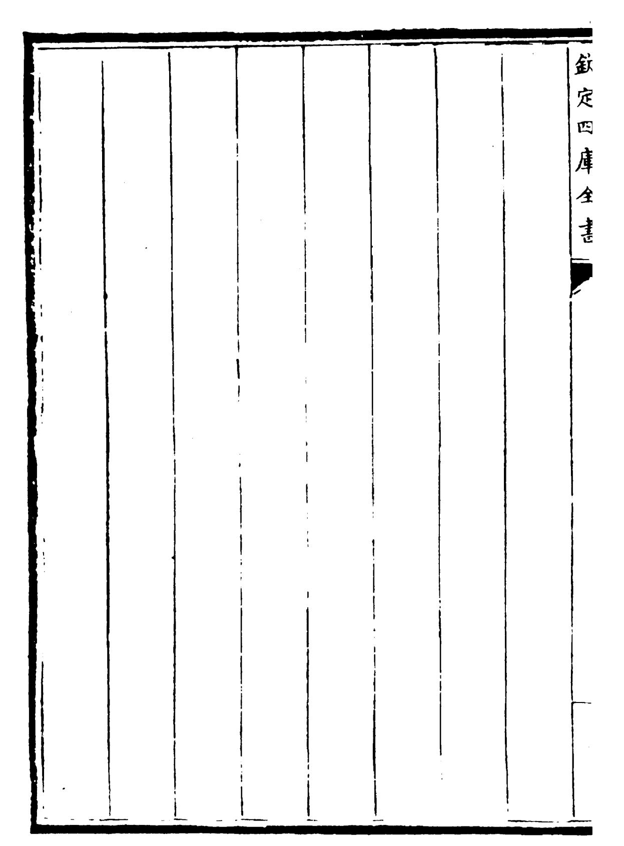


遺山集卷三十七



謹案卷三十六十三頁前六行伯特舊作孛德今

改後做此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甄輔廷